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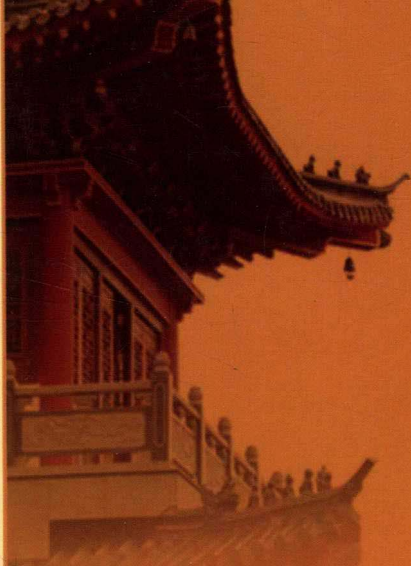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梦溪笔谈(上)

刘枫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梦溪笔谈(上)

刘枫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溪笔谈:全2册/刘枫主编.--银川:阳光出版社,2016.9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ISBN 978-7-5525-3021-6

I. ①梦… II. ①刘… III. ①笔记-中国-北宋
IV. ①Z42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9576号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梦溪笔谈:全2册 刘枫 主编

责任编辑 陈之曦

封面设计 瑞知堂文化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728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2518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3

字数 396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3021-6/I·872

定价 65.8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自序	1
卷一 故事一	2
卷二 故事二	21
卷三 辩证一	28
卷四 辩证二	48
卷五 乐律一	57
卷六 乐律二	86
卷七 象数一	91
卷八 象数二	121
卷九 人事一	128
卷十 人事二	156
卷十一 官政一	161
卷十二 官政二	181
卷十三 权智	193
卷十四 艺文一	211
卷十五 艺文二	223
卷十六 艺文三	234
卷十七 书画	237

自序

【原文】

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则若有所晤言，萧然移日。所与谈者，惟笔砚而已，谓之《笔谈》。圣谟国政，及事近宫省，皆不敢私纪；至于系当日士大夫毁誉者，虽善亦不欲书，非止不言人恶而已。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噓，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以之为言，则甚卑，以予为无意于言可也。

【译文】

我回到山林田野，深居简出不再与朋友往来，想起平日里与客人谈论的事情，不时拿起笔来记下一件，就像同客人当面交谈似的，静静地度过了一段时间。我交谈的对象，只是笔砚罢了，所以叫作《笔谈》。朝廷的决策、国家的大事，以及涉及官廷官署的事情，我都不敢私自记述。至于关系到当今士大夫毁誉的事，即使是好的方面也不想写它，并非只是不说别人的缺点罢了。我记下来的只是山野间树荫下，随意谈笑，不幸涉到别人的利害的事，一直到街谈巷议，无所不有。也有从传闻听来的情况，其中不一定没有缺漏错误。把这些当作一种言论就太算不了什么，就当我对于著书立说的事没什么用意也就可以了。

卷一 故事一

【原文】

上亲郊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飨”；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效不应在庙后；若后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则百神皆顶遣使祭告，惟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于皆谓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后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飨’。”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谓“正祠”。

【译文】

皇上亲自祭把天地神灵，祭文中都说“恭敬地献上每年的祭品”。先到景灵宫，叫作“朝献”；接着到太庙，叫作“朝飨”；最后才到南郊举行祭祀。我在编定祭祀制度时，曾参加讨论，老是怀疑它的次序，如果前面的为尊贵，那么祭天地就不应该在祭祖宗之后；如果后面的为尊贵，那么景灵宫就不应该在太庙的前面。探究这种次序的由来，大概也是有根据的。按照唐朝的老规矩，大凡祭祀上天，就都要预先派使者向各路神灵祭告，只有太清宫、太庙就由皇帝亲自去，那些祭文中的祝词都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某地祭祀，不敢不禀告”。到宫庙祭祀叫作“奏告”，到别的地方叫作“祭告”。只有在南郊祭祀，才是“正祠”。到天宝九年，唐玄宗才颁布诏令说：“‘告’是上对下的用语，今后太清宫应该叫‘朝献’，太庙叫‘朝飨’。”从这时起就不用“奏告”的说法，祭文中都叫“正祠”了。

【原文】

正衙法座，香木为之，加金饰，四足，堕角，其前小偃，织藤冒之。每车驾出幸，则使老内臣马上抱之，曰“驾头”。辇后曲盖谓之“篋”；两扇夹心，通谓之“扇篋”。皆绣，亦有销金者，即古之“华盖”也。

【译文】

正式朝会听政的处所的正座，是香木制成的，加上贴金的装饰，四只脚，椭圆形的角，它的前部略为后缩，用藤条编好盖上。每逢皇帝外出巡视，就派一个老太监坐在马上抱着它，叫作“驾头”。车后弯曲的篷叫作“篋”，两把扇子把它夹在当中，统称为“扇篋”，都绣了花纹，也有熔化金丝的，就是古时候的“华盖”。

【原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称“翰林司”，盖相承阙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门别设复门，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今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待诏、院吏自左承天门双引至阁门，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东门入者，彼时学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东门赴召，非若今之东华门也。至如挽铃故事，亦缘其在禁中，虽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门外，则其严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与诸司无异，亦设铃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译文】

唐朝的翰林院在皇宫中,是皇帝闲居的地方,玉堂殿、承明殿、金銮殿都在那里。充当侍候的人,从学士以下,列入名册的工匠、技艺一类的官员,都称为“翰林”,像如今的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一样。惟有翰林茶酒司只称为“翰林司”,大概是依据不完整的文件。

唐朝的制度,从宰相往下,刚任命时都没有召见的礼节,只有学士才被召见,大概因为学士院在皇宫中。没有太监宣布召见就无缘进去,所以院门上又另设一道门,也是从那儿通往内官的。另外,学士院的北门,正对着浴室的南边,便于听皇帝召见。现在的学士刚被任命时,从东华门进去,到左承天门下马等候命令,院吏从左承天门双双带领到阁门,这也是沿袭唐朝的旧制度。唐朝召见学士是从东门进去,那时学士院在西边边门,因此从翰林院东门去应召,不是像现在这样走东华门。至于像拉门铃的规矩,也是因为在皇宫中,即使是学士院吏,也得停在玉堂殿门外,那它的严密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学士院在官外,同别的官署没有什么不同,也没了门铃拉绳,都是空摆着老样子罢了。

【原文】

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惟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然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译文】

学士院玉堂，宋太宗曾经驾临过，到现在只有学士在每月初一才允许端坐在那里，其他日子都不敢单独坐着。过去的规矩是，堂中设置了视草台，每当草拟诏令时，学士就穿戴整齐依台坐下。如今不再这样，只保存了一个空台罢了。玉堂东边承旨阁子的窗格上有火烧过的痕迹，那是宋太宗曾在夜间驾临玉堂，苏易简任学士，已经睡了，急忙起来，没有蜡烛照着穿衣戴帽，宫女便从窗格中伸过烛火照着他。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要更换，把它作为玉堂的一件趣事。

【原文】

东西头供奉官，本唐从官之名。自永徽以后，人主多居大明宫，别置从官，谓之“东头供奉官”，西内具员不废，则谓之“西头供奉官”。

【译文】

东西头供奉官，原本是唐朝随从官的名称。从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皇帝大多住在大明宫，另外设置随从官，叫作“东头供奉官”，西头内官原有的官员也不废除，就叫作“西头供奉官。”

【原文】

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

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遂令供奉班依旧分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参用旧制也。

【译文】

唐朝的制度，两省供奉官东西相对站立，叫作“蛾眉班”。本朝初年，供奉官的排列在文武百官的前面横列。王溥免去宰相，做东宫一品官，排列在供奉班的后面，就让供奉班照旧分开站立。庆历年间，贾昌朝担任中丞，认为东西排列对拜是不合礼节的，又让他们横排。到现在，开始排班时分开站立，文武百官排列好后才调转行列横排，参拜完后再分开站立，百官退朝后才退出。这是综合了过去的制度。

【原文】

衣冠故事，多无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蹑履见丞相，往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近岁多用靴简，章子厚为学士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译文】

过去的制度对于服饰大多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相沿承袭形成惯例。例如学士舍人穿的鞋，拜见丞相，往来用一般的公文，上台阶、骑马之类，都用过去的规矩。近年来多用靴和笏板。章子厚担任学士时，就这些事论述，现在就已成为明文规定了。

【原文】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靽靴，有蹠蹠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靽皆便于涉草。胡人乐茂草，常寝处其间，予使北时皆见之，虽王庭亦在深荐中。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袴皆濡，惟胡人都无所沾。带衣所垂蹠蹠，盖欲佩带弓箭、蹠蹠、算囊、刀砺之类。自后虽去蹠蹠，而犹存其环，环所以衔蹠蹠，如马之鞚根，即今之带铃也。天子必以十三环为节，唐武德正观时犹尔。开元之后，虽仍旧俗，而稍褻博矣。然带钩尚穿带本为孔，本朝加顺折，茂人文也。

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唐制，惟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镇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惟直脚贵贱通服之。又庶人所戴头巾，唐人亦谓之“四脚”。盖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颌下，取其服劳不脱也；无事则反系于顶上。今人不复系颌下，两带遂为虚设。

【译文】

中原一带的衣帽服饰，自从北齐以来，就全部采用胡人的服装。窄衣袖、红绿相配的短衣、长筒皮靴、有挂环的皮带，都是胡人的服饰。窄衣袖有利于骑马射箭，短衣、长筒靴都便于在草地走路。胡人喜欢茂盛的草，经常躺卧其中，我出使北方时都见到过这种情形，即使君主居住也在深草之中。我到胡人朝廷时，刚下过雨，走过草丛衣裤都浸湿了，只有胡人一点都没有沾湿。皮带上所垂下的小挂环，大概是用来佩带刀剑、手巾、算袋、磨刀石一类的东西。以后虽然去掉了挂环的饰品，但还保存着那个环，环是用来穿挂附属物的，像牛马股上的皮带，也就是现在皮带上的装饰物。天子必定以十三个环为度，唐代武德、贞观年间还是这样。从开元以后，虽然还沿用旧习俗，但规矩渐渐宽松了，然而皮带上的钩还是穿过皮带上的孔。当今朝代又在腰带上加了顺折，是用来显示主人的纹饰的。

幞头又叫“四脚”，就是四条带子。两条带子系在脑后垂下来，两条带子反上去系在头上，使它曲折附着在头顶，所以也叫“折上巾”。唐代的制度规定，只有君主才可以用硬脚幞头；晚唐时方镇专权，才超越本分用硬脚幞头。当今朝代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共五种，只有直脚幞头是贵贱的人普遍使用的。此外，百姓所戴的头巾，唐代人也叫“四脚”，那是因为两条带子系在脑后，两条带子系在下巴底下，取它干活时不会脱落。无事时就把两条带子反系在头顶上。现在的人不再把带子系在下巴底下了，那两条带子就成了摆设。

【原文】

唐中书指挥事谓之“堂帖子”。曾见唐人堂帖，宰相签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译文】

唐朝中书省管书写公文的事叫“堂帖子”。我曾见过唐朝人的堂帖，宰相签署，格式同现在呈报的“堂札子”一样。

【原文】

予及史馆检讨时，议密院劄子问宣头所起。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堂语诏，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仁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

枢密院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亦用劄子。但中书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参政以次向下;枢密院劄子,枢长押字在下,副贰以次向上;以此为别。头子惟给驿马之类用之。

【译文】

我到史馆当检讨时,枢密院札子询问宣头的由来。我考查了唐朝的旧制度,中书舍人掌管诏书诰命,都要写成四份,其中一份是底本,一份是宣。这个“宣”说的是对外颁布,没有把它作为诏书的名称。晚唐时枢密使从皇宫中接受圣旨,出来交给中书省,就称为“宣”。中书接到诏令后,抄录在簿册上,叫作“宣底”。如今史馆中还有过去的《宣底》二卷,与现在的《圣语簿》一样。后梁初年设立崇政院,专门执行机密命令。到后唐庄宗时恢复枢密使的职务,派郭崇韬、安重诲担任,开始分别兼任政事,不经由中书省直接下达的诏令称为“宣”,比如中书的敕令;小事就颁布头子、草拟堂帖。到现在枢密院还用宣及头子。本朝枢密院也用劄子。不过中书劄子,宰相签署在上,副相和参政依次向下;枢密院的札子,枢密院的长官签署在下面,副职以下依次向上;以此作为区别。头子只是给驿马之类使用。

【原文】

百官子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则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唱,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皆于席南横设百官之位,升朝则坐,京官已下皆立。后殿引臣寮,则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赞拜,不宣名,不舞蹈。中书则略贵者,示与之抗也;上前则略微者,杀礼也。

【译文】

文武百官在中书省拜见宰相时,九卿以下的官员,等中书省的官吏高声叫一出“屈”时,就快步走进去。宰相作揖并进茶时,都高声赞颂,叫作“屈揖”。待制以上官员进见,就说“请某官”,不再屈揖,到退下时仍然进茶水。都在宰相座席的南面横向摆设百官的座位,上朝时就坐,京官以下都站立。后殿带领臣属时,对待制以上的官员,要宣布名字叩拜挥手;对普通官员只引导叩拜,不宣布名字,不挥手顿足。中书省对高贵官员就减省礼仪,表示与他同样高贵;在皇帝面前对低级官员就减省礼仪,这是礼仪衰微了。

【原文】

唐制:丞郎拜官,即笼门谢。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则拜舞于子阶上,百官拜于阶下而不舞蹈。此亦笼门故事也。

【译文】

唐朝的制度,副官、侍从被封官就要向殿门谢恩,现今三司副使以上被封官,就在殿前台阶上跪拜舞动,其他官员在台阶下叩拜,但不舞动。这也是沿袭了殿门谢恩的老规矩。

【原文】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

多至入相。学士争槐厅,至有抵牾前人行李而强据之者。予为学士时,目观此事。

【译文】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正前方有一株大槐树,向来就叫作“槐厅”。过去传说住在这阁子里的人,很多能做到宰相。学士们都争着进槐厅里去,甚至有搬开前人的行李而强占槐厅的。我做学士时,亲眼看见了这样的事。

【原文】

谏议班在知制诰上,若带待制,则在知制诰下,从职也。戏语谓之“带坠”。

【译文】

谏议官的等级在知制诰之上,如果带有待制的衔头,就在知制诰之下,这是依照职衔的缘故,玩笑话叫作“带坠”。

【原文】

《集贤院记》:“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今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用开元故事也。

【译文】

《集贤院论》说：“开元年间的老规矩，校书官允许称做‘学士’。”现在三馆的职事都称做学士，是沿用开元年间的老规矩。

【原文】

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以雌黄涂之。尝校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古人谓之“铅黄”，盖用之有素矣。

【译文】

馆阁新书净的本子有写错的地方，用雌黄粉涂抹。我曾经比较过一些改字的方法：刮洗损伤了纸；贴上一张纸又容易脱掉；用粉涂字又不能涂没，要涂几遍才能完全盖住；只要用雌黄一涂就涂掉了，而且经久不脱落。古人称这个为“铅黄”，大概用这种方法已有很久了。

【原文】

予为鄜延经略使日，新一厅，谓之“五司厅”。延州正厅乃都督厅，治延州事。五司厅鄜延路军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也。唐制，方镇皆带节度、观察、处置三使。今节度之职多归总管司；观察归安抚司；处置归经略司。其节度、观察两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

州事而已。经略、安抚司不置佐官，以帅权不可更不专也。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同签书，而皆受经略使节制。

【译文】

我担任鄜延经略使的时候，新设了一厅，叫作“五司厅”。延州正厅是都督厅，管理延州的政事。五司厅管理鄜延路的军事，像唐朝的使院一样。五司，指的是经略、安抚、总管、节度、观察。唐朝的制度，藩镇都兼任节度、观察、处置三使。现今节度的职权大多归于总管司，观察归于安抚司，处置归于经略司。那节度、观察两司文案连带分管的推官、判官，现今都管理全州的事务罢了。经略、安抚司不设立辅佐官，因为统帅的权力不能再不集中了。都总管、副总管、钤辖、都监如同签书公事一样，都受经略使管辖。

【原文】

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乃给事中之职，当隶门下省，故事乃隶枢密院，下寺监皆行劄子；寺监具申状，虽三司，亦言“上银台”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独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自从本品，行案用枢密院杂司人吏。主判食枢密厨，盖枢密院子司也。

【译文】

银台司兼任门下封驳，是给事中的职务，应当隶属门下省，过去规定却隶属枢密院。下发寺、监的公文都用札子，寺、监陈述是申状，即使是三司也要称个“上”字。银台主判官不论官阶，初冬时节都赏赐翠毛锦袍。学士以上的官员，自然依照本人的官阶办理文书，使用枢密院众多的机构和人员。主判官在枢密院厨房进餐，因为都是枢密院的下属机构。